臺灣文藝

第三卷·第四·五合併號

作
細雨落的天
結佬話
第一頁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臺中・臺北・新竹・臺南

臺灣文藝　五月號　目次

創作

部落の元老……張文環……（二）

繩……英文夫……（一八）

感情……黃氏寶桃……（三三）

屈辱……藤田三一……（二七）

二言三言……（三五）

東京文學を輕蔑し給へ……久野豐彥……（三六）

來る七月來臺する舞姬崔承喜孃を圍み東京支部で歡迎會……（三九）

私の言葉……崔承喜……（四〇）

—【詩】—　首藤かしみ　カネコ・カズ……（四二）

【感想通信】東京支部通信……（四四）

邦畫の貧困……沖田順之……（四五）

創作

細雨霏々的一天……李泰國……（四七）

◎福佬話（下）……郭一舟……（五二）

編輯後記……（六八）

不行的，沒有處罰他一次，他是不關心的。」

「嗳！你姓莫麼叫莫麼名，幾番地。」髭的就轉向着阿順喝着。

「我姓吳名阿順，×××番地的。」阿順嚇得有點發顫了，急忙地、溫順地答着，同時他也覺悟到要受罰金的。

髭的把阿順的姓名番地記入了手帳，便揚長而去了。聽閑的人們都表種々的眼光送着他，也有在勞着阿順收拾擔子和碗碎，你一言他一語似爲自己的事兒一般，特慰阿順出氣，不一時也就各自散去了。先前那個向着髭的代阿順說情的漢子，聽着旁人散了後，便挨近阿順的旁來。

「朋友，我實在幫你很抱不平的。」

「謝！謝！」阿順舉首瞧是剛才爲他解圍的那人，他便呈出着滿臉的感激說謝。

「但是，你必定會受到處罰的。」

「……」阿順也已覺悟到的事兒的，然而一想起了今天這擔子的『粉粿』不但血本無歸，甚至要去了一副的碗子，挨了一頓的喫痛，況且還要受處罰，他想到受了這一場的艱難，『趁食』的苦處，他不覺就起了一種不可抑制的窮途的悲哀。

「朋友，你不用擔憂的，對於處罰這一點，你要是肯的話，晚上請你來我舍下商量，我還可爲你盡一些的微力的。」他一體到阿順默々不答，還是着旁勞働者們受了虐待時一種可憐的神色，已經窮度他的心胸，便這麼說着，並教訴他自己的窩處，再三的囑咐了他，表示了不少的同情，才趕他的路去。

阿順挑起了擔子，忍了一肚子沒處申訴的悲憤，只好自認倒霉，如喪家之狗，狂風掃敗葉似的，跟踏也逃回家去了。

夜深的時候。

細雨還是降一起停一起，在街上橫掃着的北風，愈越動人感到一種雨夜寂寞的悲哀。日間忙碌着的人們，都已享受着他們對於勞働唯一的慰安，在擁抱着他們的妻子，或孩子睡覺着了。

在一條暗黑的通衢裡，彷彿覺得由着寇頭一家的門裡，穿出了一條的黑影，在窺着這裡搖幌抖動。但是，由着那條黑影的輪廓及其行動看來，就可以審出是阿順的，他那身材的細長和其行跑的姿勢，都有他特有的動作的。

他日間受到那個代他解圍的漢子的好意，依着他所說的話，晚上就訪到他的家裡來，這時他似乎面恥了對於日間那件事兒的安排的秘密，已經要引退下來的樣子。

自從那天以後，那些街上的人們都交頭接耳地這樣說：

「那個代阿順排解着的漢子是髭的奏着的牙爪。」

——完——

一九三六・二・一五作

福佬話（下）

郭一舟

五、轉音及用字之整理

4「合」——此字在四國音，第一音是 kap.「合」字古聲屬「見」聲母。K聲。「集韻」、「鬲閤切」。「廣韻」、「胡閤切」（「胡」字古早是從「古」聲）。[illegible]音，是[illegible]由古音ㄚ入聲韻尾收窄化變成ㄚ音。第三音，是 hap. 由舌根部ㄏ暴發音K聲，變成喉部ㄏ摩擦音且聲來ㄏ。[illegible]也是 Grimmis Law（半林條例）內ㄈ反聲變且聲之一例，第四音，是 hah. 由第三音ㄚ入聲韻尾收化來ㄚ。

「合」字ㄏ第一音及第二音，參[illegible]ㄚ白話音，（1）kap.（2）kal. 相同。當做連結所其ㄓ「介詞」（「接續詞」）ㄓ用法，亦是蓋相像。

「我合伊做夥去。」

「我著合伊講話。」

總是，「合」字，不但「介所共」，尙且亦可以「介所向」。譬如，講：

「此句話，是我合伊講ㄏ。」

（Chit-ku oe, si goa ka i kong ㄏ.）

之「合」字、就用此音。大概是「……比合ふ」之意思。「合意」「合嘴」之「合」、也有讀 kap 的、第二音 kah「廣東仔目鏡、在人合目之」之「合」、若讀第二音、無人讀第四音。

5 「與」　「與」字、讀書音 i 及「雨」字相像。白話音轉變 ho 也參「雨」共歟。話說「與」ho 大約有四種之用法。

(甲)「交與伊。」
「採茶與伊。」
「寄錢與伊。」

(乙)「採茶與伊食。」
「寄錢與伊用。」
「報與伊歡喜。」
「與伊來。」
「與伊知影。」

甲類之「與」、是表示「授與」之意思之「他動詞」(「外動詞」)。乙類之、若暫且借西洋語之文法來說、雖然形式上、是「詞之客語「伊」之下面、有加一種之「補語」爾々、却意義上、「與」字所有之「授與」之實質的意義、是有漸々減薄來歟比如「與伊來」、是相當英文 let him come.「與其……ヲシテ　セシム」之意思、究竟、是、實義之虛用、轉變一種引起動作之半虛字。此歟 (Causative) 的之虛字化之趨勢、再轉一下、就變出有丙類之用法。

(丙)「人客拄着病、就該要緊食藥與好、卽着。」
「若是破病、就該要緊食藥與好、卽着。」
「文章、一句一句讀、與較大聲、與較明曉啊。」

這丙類之「與」字、比乙類之、可加倍啊。

「與」字下面、也無用客語啊。可以講去、一款便動的之助動詞「性之「介詞」。「與便々」、「與好」、與較大聲、

字、若讀「與」(gu三聲)、極近陰去調、但亦猶有一絲仔陰入調氣之輕輕、就變成「對」之意思。(在這文句全體內之「與」字、普通、一我字轉讀陰平調、「伊」字變調念陽去。若「我」字重讀上聲調、就是「對伊講」之人、不是別人、是「我」之意思。)

華北話之「介」調「和」字、亦是「介所共」、「與」「介所向」。這「合」字之「介所向」(「に」)之用法、因爲在文字上、有時難得及「介所共」(「と」)之用法分別、我想將「給」字來用較好。「給」字之字義又上好「介所向」、變調亦是會變成 kap 上。(在文句全體內之「給」字也是變「輕聲」)

A、「其句話、是我給伊講之。」

B、「此款事、伊無給我諗。」

C、「此句話、莫用給人講。」

此三箇例、各々若講家之時、A「給伊」恰若價像「伊」省略去之款式、二字合變一聲、及「咬」字之話音相共、ka 陽去調。B「給我」、合併變一音爲「枷」字之字音共款、ka 陽平調。C「給人」kah-lang 拼合變及「共」字之話音無差 kang 陽去調。「給伊」之拼約音、是「給」之聲調受「伊」字之轉變調 (i) 之同化、亦變陽去調去爾々、可以用本字「給」字寫可好。(「是我給講之。」)「給人」之拼約音 kang 用「共」字來寫、可眞妙啊。(「莫用共講」)「給我」之拼約音 ka 想無適當之字通好寫、若有特別之必要、卽另做新字「袈」字來用、也是一案。(註、「可好」之「可」字讀 ŏ 請參看下面 13 條。)

「合」字之第三音 hap 大概是讀書音。眞像「合理」「合式」「合婚」「合該」「連合」「組合」、諸日常白話裡有著用之文言成語。滿用此音。除去文語音、在白話裡、最約是眞像講、「此二箇合做一夥。」之「合」、相當和文之動詞「合はせる」用爾々。這第三音、大部分也攝是「合はせる」之意思之。

合字總四音、是 hah 聲如、
「此塊布之花色、我看了眞合意。」
「此碗菜、你食着、會合胃未？」
之二個、雖然是同樣之「感情太家無甚合。」

攏是表示動作(「泡」、「食」「讀」)所引起ㄜ結果狀態。

此款丙類「與」字ㄜ詞性句式、參頂面在3講了ㄜ「及」字甲類、眞相像。比如、

「伊前日破病及險死去。」

「人客未到、茶餅可攏預備及便々啊。」(註、「可」讀 ɓ 請參看下面13條)

「及」字所介ㄜ、又也是動作所達及ㄜ結果狀態。總是「及」字ㄜ、是對尾仔看過來ㄜ結果。所以、無論目的、大概表示無意的ㄜ結果ㄜ、占較多。不拘、「與」字所介ㄜ、是起首就有目的特意引起ㄜ結果。從頭仔ㄜ目的觀念拿來ㄜ。所以、攏總是有意的ㄜ結果。總講、「與」字所介ㄜ、表目的。「及」字所介ㄜ、表結果。

「與」字、猶有一類ㄜ用法。從乙類ㄜ句式、講「與伊看去」、「與我裝潘」來、就變出一種被動體(passive)ㄜ丁類ㄜ用法。

(丁)「與伊罵。」

「學生與先生說謊。」

「啞口ㄜ、與蜂釘着」。

這、正是被動式ㄜ意思、亦明々是實義ㄜ虛用、動詞ㄜ「介詞」化。北京話也有用「給與」ㄜ「給」字、當做介「被誰所動」ㄜ介詞ㄜ、譬如、講

「一個學生給先生教訓了一頓。」

「給」字、就是相當咱這丁類ㄜ「與」字。北京話ㄜ這「給」字、及介「爲誰而動」ㄜ「給」、譬如

「這一去、我居然給你把這件事辦妥了。」

ㄜ區別、僅々看述語動詞是不是被動式爾々。所以、黎錦熙氏講「究竟這個用法、也從『給與』的本意引申而來、就是主語將自身『給與』了。」——(「新著口語文法」訂正本二〇七頁參照)。咱福老話、此款丁類被與ㄜ用法、亦是由甲類授與ㄜ原義、乙類使與ㄜ轉義、再引申轉變來ㄜ。

在來、寫臺灣話ㄜ冊ㄜ人、使與ㄜ ho 什麼用「俾」字、被與ㄜ ho 即用「被」字、寫「俾人看」、「被人寫」、「被蜂釘着」、實在

眞不合式。不但、音調上、用「被」「俾」二字是假借ㄜ意義字、倘且、強苦分做二字寫、亦是對 ho ㄜ語法、無究勘通來源轉變ㄜ路程、致此錯誤ㄜ。「廈門音系」(三)語助詞章「使與」ㄜ ho 用「呼」字寫、亦是不合式。(「廈門音系」六四頁參照。)

「被」字下面不是「我」「伊」、是「一般不定」ㄜ「人」ㄜ當時、「與人」二字常々變一音拼約音。

與人看去」 →「逐看去」

與人憑着」 →「逐憑着」

與人罵」 →「伊逐罵」

這與人」ㄜ詞調、是省是「與」字轉調改陰去調、「人」字也輕讀轉陽去調、共句變 ho. lous 若讀緊講快、二字縮約做一音 loe (陽去若時有句調也會變 lōng 陽平調、這拼約音、我想用「逐」字來寫、聲韻又眞近、字義亦可取、實在是極妙無比。

「審」字、是「伊」字ㄜ古體字。編老話音讀做 boeh 抑是 beh。此後ㄜ編老話文、可以將此字、當表示未來時「表示意欲用。已經在第四章第15條講過啊。請參看。我想「要」字、白話音可以做 ai 讀、表示「將要」、(又有「須要」)、「意要」ㄜ意思。比如、無甚麼來涉「執意」volition ㄜ當時、就輕々寫

「審到未?」(Beh kau boe?)

「抵審到嘛」(Tih-beh kau la)

「看這天面、恰若眞像要落雨哩。」

可好。有時也可以「要」「審」連用、ㄅㄛ。

「要審轉去厝裡。」(Ai-beh tng-khi chhu[liu.])不免眞像在來苦強用「將要」二字假借、審讀做 tih-beh tin-poeh

「要」字、更再有時用做 ai. 有時做 boeh, beh. 此款亂雜意譯ㄜ含糊、此後咱ㄜ編老話文、合得脫煩啊。又若是「應該着要」ㄜ意思、亦正好寫「要」。心內情性意愛ㄜ時、又該當寫「愛」。比如、

「此個囝仔、單々愛近近、不愛讀冊。」

「愛」與做白話文、着要尊重白話實在ㄜ語調及句法。」

7 「著」——「著手」、「著落」之「著」、原早是此字。後來、此箇入聲之 tiok 另外做出一字俗字、添來替代、寫落手一看等　如今、從俗暗著通用。

「現在咱之白話音、tiok 之入聲韻尾軟化去、變 tioh. 泉漳話之冊裡、大概攏還也寫著」、這可以從俗暗用、寫「見著」、「聽著」、「應該著要去。」、「可好。總是、「拄著」二字、咱現在、話音講 kau-te 是因爲「到著」之下字「著」teh 讀輕聲、拄調變近陰去調之。我想、表示現在繼續之 'ti teh' 之本字、明々是「在著」、即著。所以、咱可以寫。

「阮著閣之時、伊猶在著讀冊咧。」

「我入去喇、伊猶著寫原稿咧。」

此箇語尾之「咧」le（定着念「輕聲」）我想、亦有表示一點仔現在繼續之口氣、還亦是由「著」teh 轉化來之。舌尖部之暴發音 T、轉變做々是舌尖部之擦音 L 爾々。（在具句話之語尾助辭、攏是無從固定之字調、念「輕聲」、所以變成近陰去調之 le.）「堅咧」khia-le、「坐咧」che-le. 正々是「堅著」「坐著」之轉音。

總講、「著」字、字音讀 tu. 話音念 toh.（有時變 loh.）。「著」字、字音是 tiok 話音講 tioh.

8 「抵」——此字讀書音普通是 ti 上聲調。白話音是 tu「抵觸」tu-tak,「抵賬」tu-siau,「抵着」tu-tioh 之「抵」就是。此字「抵」字之字義裡、有「至」之意思咧、（「行抵某處」就是「行到某所在」之意思）。我想將此字另外讀一音做 tih 來用、較利便。譬像、在來、寫「將要到喇。」、「愛將要參汝相識一下。」之「將要」、「愛將要」、「將與人讀做 tih-beh, ai tih-boeh. 適在是音不合式。我想改寫做。

「抵要到喇。」

「要抵參你相識一下。」

這個較新、若讀咧、tih-loh 寫「抵落」、tih-beh 寫「在著」、就各音攏有相當合式之字通用喇。去聲調之「在」字、亦不該重再重複在來者強做入聲調之 teh 用喇。譬如「厝長有在々無。」（「臺灣話教本」所引載、原文「臺語大成」）之「在々」、應該要訂正做「在著」、即好。

總是、我私已想要用「抵」字來表此音之 tih、若從語源究拗起來、又還也是由「著」字轉音來之。（「著」「着」、在華北話亦是有眞量多款之轉變音咧。）所以、若愛要重語源、寫做「著」、即好。我想要用「抵」字、是爲從字形容易分別字音以及字義之便利爾々。

9 「此」「其」「這」「遘」——「此」字、福老話之讀書音、是 chhu 和文之「これ」、華北話之「這箇」、咱講 chit-ê 可以寫做「此箇」「此個」。「一箇」之「一」字、單字之字調、話音是陽入調之 chit 二字連詞「一箇」、却詞調就轉變陰入調 cit-ê「此箇」是陽入調之 cih-ê「此」字本來不是入聲、應該無有 'chit' 之音。我想、「此箇」chi-ê 是「此一箇」之拼約音、即着。如今、我想、重實在之口音、將「此」字改讀做入聲之 cih（陽入）用較利便。不過、眞像「此後」、在日常之白話裡有著用之文言成語、猶着讀本底之字音 chhu-ho 爾々。

「其」字、在文言、有時指事、有時指物、有時指人。常々及「彼」字通用、尤其是指人之時辰。眞像、

「被以其富、我以居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公孫丑篇

「其爲人也、孝弟、……」——「論語」學而篇

之「其」字、就也可以講是「彼」之意思、抑是「彼」之 possive case 領位（所有格）喇。「此」是近稱、「其」「彼」是遠稱。「其」字、咱之讀書音 ki ki「其箇」、咱講 hit-ê 亦是「其一箇」之拼約合成音。不過「其」字之音、有從舊聲母 K 變 H 爾々「彼個」、亦是 hit-ê 又「彼一個」之拼約音、譬々「彼」字由 pi 變 hi P 聲母轉過 H 聲母。此號 K 變 H、P 變 H、攏是 Grimm's Law 牛林條例音變之發現。（重脣 P 聲變輕脣 F 聲之、在福老話無 F 聲、攏轉入 H 聲母）、我想、「彼」字宜擬定做 hia, hia 讀、所以、將「其」字擬定做入聲之 hit 讀及近稱「此」做 chit 對待。

福老話、「此箇」chit-ê, chit-e 二音、講快念第之時、拼約做一音變 che 我想用「這」字、來表此音可好。「臺灣話教本」已經有咬喨寫喇、可以採用。

「其箇」hit-ê, hit-e 二音、普通、亦是早有拼約合成做一音、變 he 喇。平常實在之語言、已經有著用此箇拼約音。我想、亦應該擬定一定漢字來寫、即好。若無、文字永遠是落後、逮現實之活語言未得着。我私已是想另外做一字新字「遘」來試用

看應啊

語說、我ㇾ私案、指示形容詞、近稱 chia 用此、遠稱 hia 用其。指示代名詞、近稱 chè 用這字遠稱 hè 用那字。

10 「者」「箇」「這」「那」「者」字、福老話ㇾ讀書音、chia 字調是上聲、(學者)「著者」ㇾ。做成助字用ㇾ時、總是輕調之「裡字」ㇾ者字、我已經在前面說過啦、請參看。本來基「別平調」。有時指事、有時指物、有時指人。在古書裡、用例用法、很ㇾ多歧異。總之、我想、若能改成陰平、chia 就可以做表示場所ㇾ近稱指示代名詞用。(至於降低調裡有「者」ㇾ字、那邊走、那邊走、只是連花柳。(程迴氏講「者」亦通之通用字。若能與這解同。)程迴氏通俗編卷二十三、七丁參照。)

「我在者著迂迂啊。」

「伊在者著合我講話。」

「匪光榮、今仔日先生來到阮者!

福老話、指遠處講 hia 我想、將「彼」字指示來表此音。hia 的確也是、及「彼」字共語源轉變來ㇾ。「彼」、本音是屬重脣ㇾ聲母。因爲、福老話無輕好ㇾ下、變好音ㇾ聲母、轉過入喉部音 H 聲母。在古書裡、「彼」字、也未必盡是指人。眞像、「書經、洛誥篇「彼裕我民」ㇾ「彼」字、是及「夫」字相同ㇾ。又咱ㇾ hia 亦可以協基「彼仔」(文言「彼處」ㇾ意思)二音拼約成ㇾ。從此點看來、用「彼」字表 hia 也無甚物大不合理。

「我在者迂迂、伊在彼讀冊。」

「在者此箇較好、在彼其箇較不好。」

「今仔日來阮者、後日我即來去恁彼。」

「者」chia「彼」hia 做表所在ㇾ指示代名詞以外、也可以當指示形容詞用。相當和文「こんな」「こんなに」「そんな」「そんなに」ㇾ意思。詞調、都近陽入調、抑是上聲調。

「這、看好。遘、彼不好。」

「這、者量甜。遘、彼量鹹。」

又更、「者箇」chia-ê-ê chia-e「彼箇」hia-ê hia-e 各々二音複合ㇾ連詞、講緊念快ㇾ時、常々拼約合成變恰者眞像一音ㇾ chiae, hiae ㇾ款式。我想、將「諸」字來當做這 chiae 調、另製新字「遘」來表這 hiae 用。

「在者諸、攏是我ㇾ同窓ㇾ、在彼遘我攏不相識ㇾ。」

「者ㇾ人」、「彼ㇾ人」又可以各々寫做「諸人」、「遘人」。

「諸人、是審去講演會ㇾ。遘人、是審去看戲ㇾ。」

總是、復數ㇾ指示代名詞、咱常々用「這」che、「遘」he 講。

第9第10此二條ㇾ八字、究竟、是我各已擬定ㇾ私案。未來利講是盡美。此後列位若有更較好ㇾ妙案、我不是的確着硬執死決ㇾ、也是愛「擇其善者而從之」ㇾ意々。

11 「何」——「何」字、現在ㇾ讀書音是 hô 陽平調。讀「何」字屬屬 H 聲母、我想恐是、受宋代以後北方ㇾ官話影響轉變來ㇾ。「何」字、从人、从可。右旁「可」是表聲音ㇾ。古音正是屬 K 聲。「韓詩外傳」(二)有一句、講、

「區々之宋、猶有不敢之臣、何以楚口而長乎。吾是以告之也。」

竝々是肥貌此一句話、「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遘何以」、就爲「可以」啊。「孟子」公孫丑(上)篇裡、(萬章下篇出)有一句、

「何事非君、何事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此字「何」字、是「可以」ㇾ「可」。「何」字古音讀「可」ㇾ證據、是猶有眞多啊。日本ㇾ漢音「何」字、猶是保存這古韓ㇾ K 聲母啊。

福老話ㇾ白話音、讀「何」字及「爲」字相像。Ē「何一箇、「何一條」、「何位」等。「何位」ㇾ時、調調變陰平及「多」相共。這是、舌尖上升、K 聲轉變 T 聲ㇾ。K 是舌根音、T 是舌尖音。總是並々是屬暴發音。在福老話、K 變 T 聲、T 變 K 聲ㇾ例、特別眞多。另外設一條來講。

12 TK互變條例——TK相轉、現時猶是在著進行。上明顯ㄦ例、「貯去」ㄦ「貯」此辰(ㄕㄣˊ)咱大家有時講 tǒh. 照舊、有時講新音 khèh。「各已」ㄦ「已」、猶有人講 ki 大概已經變 ti 喇。(「各」字、入聲相尾消失去、變及「家」字共音。)「刣」講 kai「低」講 ke「貴重」變 tui tiong.「幾時」變 ti-si.「豈可焉樣」、講 thai-tho an-ni. 攏是T聲及K聲相轉ㄦ。

K → T

(何)	kho	to
(豈)	khi	tha
(可)	kho	tho
(貴)	kui	tui
(今)	kim	tan
(已)	ki	ti
(幾)	ki	ti
(塊)	khoai	té
(解)	kai	thau
(雞)	ko	to

T → K

(刣)	to	kau
(低)	te	ke
(貯)	téh	khe
(擲)	ték	kah
(雉)	thi	khi
(築)	tiok (tah)	kih
(擡)	thai	khai

實像「貴重」變 tui-tiong「高低」變 koan-ke「各已」變 ka-ti 打算是受前後音ㄦ同化抑是異化變來ㄦ。T聲及K聲、雖然竝々是暴發音、總是、T聲是舌尖及齒根(口蓋)阻成ㄦ、K聲是舌根軟顎阻成ㄦ、發音部位却無甚(ㄒㄧㄣˊ)物近。這TKㄦ音轉、在別位ㄦ語言、恐猶、無有實像咱福老話者尪昌盛嘸。不過、K聲、若舌尖前進上計、也是容易變成T聲喇。福老話裡、竟然TK相轉ㄦ例有者多、——若更詳細究勘、的確猶有更較多咧、我想、可以立一箇音TK變條例咧。這條例、結局從大家福老話ㄦ發音習慣發生來ㄦ。

我未得著此箇TK相轉條例ㄦ時、常々想 to-ui (何位)ㄦ to ㄦ本字是應該咳怎寫、不時懷疑用「何」字。後來、偶然想著「各已」 →(家治)ㄦ聲音變、尋找出頂面諸例來、卽安心敢寫「何位」嘸。

「你審去到何位呢？」

「小可事爾、你豈可受氣及咳呢？」

「可」字、讀書音讀、kho「可以」「寧可」ㄦ「可」、是這文語音、及「因何」講 in-hò 相像。不過、「寧可」ㄦ「可」、元音(母音)O(「烏」轉O(「烏」))變 leng-kho 頗々

「可」ㄦ話音、最約有三箇。頭一箇是 khoa「小可」ㄦ「可」就是。這是相當實貴ㄦ古音。(林語堂氏「支脂之三部古讀攷」參照。)「小可」ㄦ「可」、若簡省「小」字單用「可」、普通念變不送氣ㄦ陰平調、koa

「可」ㄦ第二話音、是前條所講ㄦK聲轉變T聲ㄦ。「豈可」ㄦ「可」、就是。kho 變 tho 再轉過不送氣ㄦ to "thai-to" 因爲在豈可 其句話ㄦ詞調、「可」字是輕聲、所以念成近陽去調 tô (「豈可 其句、普近十太道」) 此箇輕聲ㄦ又更益常做幾仔款變妙ㄦ副詞助字、著用咧。

「適卅可認眞、身體却可保重。」

「這是小可事、你各已去辦可好。」

「你若無閒、審更號(ㄏㄠˊ)、我可不禁你去看戲。」(註、一號音「豪」。第四章卷條參照。「號」是出聲泣號)

「先生痛疼你及咳哼、後日若忘恩背義、可無天公嘸。」

「我可不知伊審來、審知我可較早轉來喇。(頭字「可」念成陽去調、下字「可」陰去調)

「可」ㄦ音例ㄦ「可」tô 有箇是「着」、有箇就」ㄦ意思。總是、有倚、可眞活、難得用別字替代ㄦ。我也揣假借「都」字、來表此 tô「可」、此辰想來是無萬物合式、可要訂正卽好。

「可」字第三箇話音、是「不可」m-thang ㄦ "thang" 此音、我想恐是、第二話音 tho 受日(「不」)ㄦ鼻音ㄦ影響、轉 thong 再轉 thang 變來ㄦ。因爲、一來、「可」字原經有幾仔箇音喇、二來、「可」讀 thang 聲韻太變差、我想、此箇音用「通」字來表較利便。「通」字、話音是 thang 字義又及「可」字相近、所以此款ㄦ假借、算也是有通。

「不」 ——「不」字本音是重脣ㄦ入聲、put 話音變「摩化韻」"Consonant-modified vowels"ㄦ鼻音 m 此路音

…特別。有此數層化韻，二也是編老話ㄖ特色。但是，此路音變，是靠爲怎說呢？照我此個語言學ㄖ門外漢，土想ㄖ，音變ㄖ路程，打算是，put ＞ pum ＞ pm ＞ m 因爲 put 收韻ㄖ T 既然是有勢無聲ㄖ聲韻，所謂講是 ti-plosive 發聲ㄖ P 是用雙脣，中間ㄖ元音（母音）U 又是圓脣，自然韻尾ㄖ T 容易受脣音化（labialization）ㄖ同化作用轉變 pm 韻母就鼻化啦，又更再連頭前ㄖ聲母也鼻化，所以，即具箇變一種ㄖ聲化韻 m 去。我按算近日在小穌「伯叔嬸嬸考」書說明（嬸）ㄖ來歷，亦着要更再講此箇音變咧，諒我在者簡省一下。

15 「若」——「若」字，字音讀 jiok 陽入調。屬「日」聲母。話音有二箇。一箇是 pah「設使若有」「恰若眞像」ㄖ「若」，可是此音。雖然入聲韻尾已經消失去，總是發聲猶屬古音ㄖ「泥」聲母。章太炎氏講，「古音，日與娘二紐歸『泥』說」，就是。此箇話音用所ㄖ，大概攏是假定，抑是譬喻ㄖ意思。（「恰若」音 kah-na）

「若」字第二箇話音，可是質問數量ㄖ疑問形容詞「若」。「若多」「若大」ㄖ用法，及古文言譯「若干」相共。此箇「若」字，變陽去調。漳州音講 jon 屬「日」聲母，厦門音念 loa 轉入「娘」聲母。（俗音更再有走趄念變 goa ㄖ。）

16 「更」「較」——「更」字，表重複，差比ㄖ時，讀書音讀 keng 陰去調。白話音，轉變 ko 有時又變成陰入調 koh「較」字，有二箇讀書音。第一音是入聲，及「覺」相共，kak 陰入調。本底寫「較」。「說文」「較，車轎上曲鋼也。」段玉裁註，講，「惟較可單稱車，故其引申爲計較之較。」第二音，是 kau，陰去調，及「敎」ㄖ字音相同。如今，咱穌老話，講「計較」「比較」，攏是讀第二音 e 總是，「較」字ㄖ話音，是 khah，由第二音 kak 轉來ㄖ。入聲韻尾收弱化去，及送氣不送氣ㄖ參差啊々。

「此號內衫，有更較好ㄖ無？」

「此篇文章，若更再較注細咧，綏々仔更讀一遍，即好。」

17 「捌」——「捌」字，是「八」字ㄖ大本字，我私已擬定旨表示咱穌老話 bat ㄖ。當做動詞用，相當文言ㄖ「識」字。當做時間副詞用，可是表經驗ㄖ「曾」字ㄖ意思。二箇用法，究竟是共一箇語源轉變來ㄖ。請參看第四章第一條。

「不捌字ㄖ人，有時比青盲牛猶更較艱苦。」

「不捌食猪肉，嘸捌看見猪行路。」

「想厝我不捌去，運人我可不捌伊咧。」

穌老話，遊玩講 chit-tio 是早前ㄖ「ㄔㄧㄠ」，可以新添走馬仔寫「迢迢」。請參看第四章二十五條。

18 「筆」——此字穌老話有二箇音，一音是 tong 猶一音是 tang 人姓以及「董事」可讀第二音。有「督正」，「監督事件」ㄖ意思。穌老話不能來講 le-tang lai 我想借用此字「筆」來表此箇音 tang「寫」「來筆來」。若單々講「未筆」ㄖ時，「筆」字ㄖ詞調，即改陰去調念，可好。此音不知是「筆」字ㄖ本音轉廢來ㄖ，抑不是，我却猶無甚物知影。總是聲韻既經有太差咧，此款ㄖ假借打算也無甚物要緊。

19 「具箇」，「時辰」——「具箇」，是一項物件全體ㄖ意思。相當華北話ㄖ「傢俱」。穌老話ㄖ kui-e ㄖ本字，明々是「具箇」即着。「具」ㄖ母音單韻 u 變複韻ㄖ ui 咽々。「箇」字，大概物件寫「箇」，人寫「個」。讀書音是 ko ko 轉 ke 再失去聲母 K 僅々餘韻母，又語調變陽平，可成話音 e 咧。「箇」「個」，是常用ㄖ字，我想此後大家採用簡筆字寫「个」即是「个」較利便。

「時辰」，是時刻ㄖ意思。相當華北話ㄖ「時候」，蘇州話，上海話ㄖ「辰光」。（趙元任著「現代吳語的研究」二〇五頁參照。）「時辰」，話音變「時陣」si-tsun「辰」ㄖ字音是 sin 陽平調。在「時辰」其句ㄖ詞調，「辰」字即經讀變陽去調，（「時」字亦轉陽去）念成 si-sin 因爲前後二音鼓々是，舌尖ㄖ摩擦音，一日常々講，太出像顛倒較費力，所以不知不識痛々，將「辰」字歸入（舌尖部ㄖ）破裂摩擦音讀 tsun 轉嘴唇來，變及話音ㄖ「頭陣」「風陣」ㄖ「陣」共音去。

Campbell 氏在伊ㄖ「厦門音新字典」七五二頁，可就將此句歸屬「陣」字。「厦門音系」，在八〇頁「語助詞故事」裡，用意譯寫「現在」表（chit-tsun），在三五頁說連號ㄖ用法 sit-tsiunn 也可寫「時陣」咽。我到今想，咱ㄖ語言，形體觀念太發達，連無形體ㄖ，亦着有形體詞ㄖ趨勢，（「一屑事」「此條事情」「一愛久」，「一滴久」）所以，表時刻亦用風陣類比，講做「時陣」。此成，想着此句話ㄖ語源及音轉ㄖ路程，即知影這是錯誤。小穌「北京話」以來有寫「此陣」「彼陣」ㄖ，可要訂正。總是，「時辰」寫做「時陣」，雖然是所謂 "Pleetymology" 音又共，義又未矛盾，此款ㄖ假借算也無甚物要緊。比寫「時候」有較贏

一 漢語存疑。

(3) 語尾助字　語言之神氣、全然在助詞助字以及語調裡。不但每一「著」、「了」、「的」、「麼」、「呢」、「嗎」、「啊」諸、表口氣之、表感嘆之、在活口語是極其重要。對此方面、此後之福老話文、尤其是要描寫會話之文學創作、猶是着更大々之研究咧。

「爲爾」抑是「爲耳」、我想就是 an-ni an-ne 可以寫「晚晚」「爾々」。就是 nia-nia「敢有乎」可是 kau u hon「麼」la 大概是了」之轉音化身、爲着筆之利便、若未及「了」之本字音相亂之時、也可以寫了。抑是寫做「啦」亦好。「咧」le 大話分是由「著」轉過來之、已經在頂面了「著」之條裡講了咧。「哈」、我用做 no、「勝」我是表 lo 又、在來用「的」字表 e 我是一來、想每及「目的」、「的確」、「世界的」、「科學的」之「的」字容易分別、二來、爲着極常用之字要寫簡省筆畫、即借和文之假名之「著」寫。諸助字、據總是無有固定之字調、大概計一下是「輕聲」調、也不、可是、從具句話全體之句調口氣、隨便變遷之。

六、福老話文研究餘說

筆面章、一轉音及里字之整理」、是費去一萬六千字、寫我自己之意見及私案之。老實講、我却不是研究語言學之專家、也々最近有讀一半小本俘語音韻之冊子々。我所說之、大概據是土想土憶之。眞心希望高明博學之賢、來賜示指教。

福老話之研究、不是一二个人可做會得了之。着要大家協力來研究、即好。第一、着要將福老話內面全部究竟得精細。這歸納的之研究做主、專用歷史的之方法及比較的之方法做補助、將漢語之源流整來、及共系隣接之語言比較對照、仔細研究即會使得。

比較的之研究、譬如、bak chiu 在來寫「目睭」、若及客家話比較可隨知影這音是由「目珠」轉變來之。又更、男人講「唐哺」、女人講「奄某」、若及福州話比較、也容易知影通源。「客家研究導論」之著者、羅香林氏有講福老話之「唐哺」「奄某」是福州話之「唐部」「諸婆」轉變來之。這打算是無錯。我且將伊氏說抄出來介紹。

> 考福州稱男人曰「唐部」、或「唐部人」。稱女人曰「無諸人」或曰「諸人」或曰「諸婆」。據他們的傳說、當五代之時候、王緒率衆渡江、佔據福建。後至王潮、部隊中有所謂唐部人者、進扳福州、盡殺土著無諸族的男子、將其女子收爲各唐部士卒的妻子。男女的族屬不同、故以「唐部」爲男子爲通稱、而女子則通稱爲「無諸」。此種傳說、是否與閩人歷史有關、則尙待考證、但福州人稱男子曰「唐部」、稱女子曰「諸人」、則爲不可掩之事實。我嘗立一假定、謂畬歌（一舟註「臺灣情歌集」）中的「奄某」就是「諸婆」的訛字、而「唐哺」就是「唐部」的訛字、今觀福州的傳說、則此種猜想、更使我不敢收回。
>
> 再就音韻上說、「哺」「部」二字是同部、「部」轉爲「哺」、本爲可能之事。至「奄某」和「諸婆」二詞、自標準讀之、當然有共分別、然自福州方音讀之、則「某」(Bo)「婆」二字、實爲疊韻、而「奄」(oba)「諸」二字、則爲雙聲、（紐化同、而韻不相同）以雙聲疊韻的關係、將「諸婆」轉爲「奄某」、亦爲可能之事。
>
> ——「民俗」第三十三期（民十七年十一月號二一—二頁）所載、羅香林氏「讀鍾著『民間文藝叢話』參照。」

「唐部」「諸婆」、如今、已經轉變「奄哺」「奄某」咧。「唐部」變「奄哺」、在我想是、又及「奄某」類比、受「奄某」之「奄」音之影響、再轉變來之。在這音變之中間路程、「唐部」先轉調念「唐哺」了後、轉音念 tn-po 就是 tong 之韻母 ong 變 a 是及「奄某」之「奄」(oba)類比轉來之。(Campbell 氏「厦門音新字典」六二三頁「唐」字讀 to 寫 tn-po 正是在抵此箇路站之音。)韻母轉變了後、又更再連聲母之 t 亦轉變 ch. 算也是受「奄某」之「奄」影響之。這尾站之音變、舌尖之破裂音(t 聲)轉過舌尖之破裂摩擦音(ch 聲)可以講做純粹之 "phonetic change" 說、總是、又也是及前站之韻母之轉變相共、我想、故々是一種之 "analogic change"。

咱大家、從到今、對各己之母語 (mother tongue) 實在太無反省、太失覺察。宛然及內山之生蕃、對各己每日天光及日暗不時在著用之語言、徧々仔「習矣而不察焉」之情形共款。實在盡量見諸！咱、恐猶不該講文化、談藝術咧。

ゲエテの金言に、外國語を知らざる者は自國語を知る能はざる者なり、と云ふ樣な文句があると聞く。一應尤もであるが、それと反對に、吾々は寧ろ、自國語を知らざる者は他國語を知る能はざる者なり、と云つてよからうと思ふ。彼れを知り己れを知ると云ふ漢土の名言も別に存するが、實は先づ己れを知つて而る後に彼れを知るべきであらう。

畢竟は、西洋の古への聖言に知られてゐる所の「己を知れ」である。即ち自國の國語を、現在の言語を、自己の言語をである。研究は、敢て古語に限るべきでない、むしろ新語の方が貴いのである。新語の生よつて古語の生が初めて解せられるのである。活きた現在語によつて死んだ往古語に生命を吹き込む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して良うすれば異郷の外國の言語の理解と味得とにも達せられる筈である。然しながら異邦の遠境の殊域の言語に耳を閉せとは言ふべきでない。そこにはゲエテの名言が戒めてをる。他との對照によつて自國語の特長がます〳〵分り、他との比較によつて本國語の地位が鮮やかに知られるわけである。

——新村出博士「言語學概論」(岩波講座、日本文學)三五—六頁。

對于島人有人迷心愛慕徹寫華北ㇾ白話文ㇾ、我已經在小稿「北京話」裡、有淡薄仔講我ㇾ鄙見感想啦。

我聽見講、新疆及北滿洲裡、有一種學怪ㇾ貧嘅、叫做「四不像」ㇾ。其物講是動物ㇾ形體、若無講是鹿、是無眞像鹿、講講是馬、又不是馬、講牛又無像牛、講總也無像驢、所以即號做「四不像」我無論氣、猶不捌看着此號怪物、總是、我最近聽着島人寫ㇾ所謂「白話文」、恰若眞像夢裡看見這「四不像」哼。所謂「白話文」哼、正是不成文、也不成話、又不是方言、也不是官話。眞是「四不像」哦。

又更反想過來、諸文人寫ㇾ「白話文」、敢是排喝文、不是海與大家讀ㇾ。文士自己儘然眞像公侯貴族、無開嘴、無用耳孔單々攏筆用紙爾々。不拘、伊寫出來ㇾ、讀起來、恰若您ㇾ小嚢囉仔在著亂々雜々排班喝路哩、也未使直去看得、也未使邊仔聽得。

我想、現在在著寫排喝文ㇾ人、打算也不是逐個儘心眞意愛審創造此款怪物「四不像」ㇾ。一半、敢是因爲從到今、咱ㇾ母語方言猶未文字化、爲難得寫母語ㇾ眞正白話文、即變出此號畸形怪狀ㇾ。

編老話、雖然此幾十年來、在所謂臺灣語ㇾ冊裡、已經有寫上漢字、總是、其路冊裡ㇾ用字、猶太不合式、眞多苦強意譯ㇾ、以及黑白摸抱ㇾ。此後、編老話ㇾ文字化、實在着要科學化、即會使得。眞正文字化ㇾ路程、的確着要用科學的ㇾ方法、對音韻、意思、字形三方面全齊研究、即會使得。不通單寄自將字典ㇾ單字一字一字、話音ㇾ取音一音一音、折開去憑稀猜憶。

應該將活口語裡具句話ㇾ聲韻、語調、意義、詞位、句法、字形、各々齊集綜合去研究。此款綜合ㇾ研究、當然亦是、編老話文ㇾ研究。噯哼、咱ㇾ母語、文字化來、科學化來、亦自然可文藝化去。

言文一致の口語文が變てこな方向へ發達してしまつたのを見た僕は、もう一ぺん口語から出發した文章を試みることが有意義だらうと考へて「喋るやうに書く」の說をのべた。あらゆる書物のなかの言葉も生活のなかへしみ入つて後にその素材とするの資格を認めようといふので、眼から離に現はれる言葉より、あらゆるところから入つて自然と口に出て來た言葉の方が國語の傳統に近いひゞき、にほひを帶びてゐるからといふのと直接に生活に即した言葉の方が言葉の生活力も旺盛だからといふやうなつもりであつた。——

佐藤春夫氏「國語文章論」、「中央公論」昭一〇・四月號參照。

(一九三五・四月廿一日・在北平燕大完稿)